

一 二獎

作品：討土

得獎者：

葉國居

葉國居，一九六五年生，現任台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副局長，曾任新竹縣稅捐局長。曾獲金曲獎最佳作詞入圍，林榮三文學獎，梁實秋文學獎，台北文學獎，散文入選九歌年度文選，出版《鬚髯花》詩歌文集。書法典藏國美館，國父紀念館，台中市文化局。

得獎感言

我親眼見過父親與天爭地的討土過程，釘樁圍籬，那聲音至今鏗鏘我心，讓我繃緊神經。無土不能成地，討土辛酸的故事，已非止於傳聞。當遍地青畝因科技用水而休耕荒蕪，我要告訴我兒，靠河的那塊田，雖沒權狀，但得來不易，不准忘記。



討土

身心安處為吾土，豈限長安與洛陽。白居易詩句

我家的九樓公寓有一畝小田，但不是空中花園。

「我要回家！」父親坐在客廳直朗朗地說。回家？不就在家了？還要如何回家呀！他的語氣帶些驚惶，說話前嘴角微微蠕動，像是嬰兒要大哭前的激動模樣。他一天會說好幾回，回家好多次。我習慣了，他要回家，我總是怯怯偷瞄他。起身、進房。

房間直通陽台，天空高高在上，麻雀飛不上來。父親緊閉房門若帶防備。睡覺嗎？打旋踱步？抑或坐臥不寧無以探究。我會側耳房門，希望能夠了解務農的父親，可否適應鼎沸繁華的都市生活，和父親隔著房門諜對諜。於是，父親究竟是早睡早醒，還是晏起晏眠？半年來我繃緊神經測密，卻萬般無力。宛若他真的住在他的家裡，我，在我家，卅坪大的房子家中有家，像是益智遊戲的盒中盒，裝著不同的天地。

再早之前，我家門前有大河，父親在河川浮覆地上起厝，過著黑家白日的耕事生活。河的兩岸是百年來臃腫的河水，帶來的沃土膏脂，沒有權狀地契，格局凌亂卻界線分明。這些土地都是河神的賜

與，祂可以給你，也隨時可以拿回去，可是族人從不這麼想，他們要的更多，可以在夏天時，多植兩棵瓜苗，那藤像蝸牛無聲地爬，貼近水流；藤鬚則像蝸牛那兩根天線，不斷在測試河流可以瘦身的底線。五〇年代，我們家的土地不是花錢買來的，是父親賭來的。狂賭，而且每一回都在賭命。

氣候非常惡劣，吹起旺盛的西南氣流，父親在黑風孽雨中失去了靈魂，他右手握著大鐵鎚，左手摟著數支一頭削尖的木樁，臂顯青筋，足窩零利，幾杯米酒下肚後剝成風雨英雄，眼神銳利像極了對準獵物即將發動的狼。心竊竊暗算，只要河水高峰一過，他便要去地頭地腦插旗圍地。

每一場大雨都是一盤賭局，靠岸的田都會重新洗牌，這時誰先在水中插樁圍地，就是他的田園。族人爲了生活從山上到山下，像一隻流浪的動物以撒尿宣示地盤。來到大雨滂沱的河前，水聲澎湃作響，父親先將一支較大的木樁牢釘岸上，一頭以繩繫緊，另一頭繫住腰間，右手持鎚，左手持樁，微微以馬步之姿蹲穩，碎步移動右腳，再拖動左腳，側走如蟹涉河，洪潮滑起的浪頭像被掠食驚恐的飛魚猛向前竄，父親用怒吼壯大聲勢，一步步向河水走去。我屢屢在岸上握緊雙拳，用力地向他大喊：不要再走了！

他彷彿聽見了，又彷彿沒聽見，父親有些不穩地晃動但仍試著抵進向前，真的不能再走了，才停下釘樁，我在岸上滿心焦急，聽到匡匡的敲打與轟轟水聲交錯，等父親完事拉繩回岸，他會先坐下來，胸肌不停地抖動，臉上渾濁是水、鼻孔溢出涕液，如同打鬥賽的中場休息時間帶些狼狽。接下來又要釘下一支木樁，我又繃緊神經盯住父親，深怕他離開我的視線。渾濁的浪頭已快淹蓋父親，彷彿

看不到他了，我開始驚恐地在岸上慌張哭跳，使盡力氣按住岸上的那根木樁：不要再走了！

失去靈魂的父親彷彿聽到了，又接二連三好幾次來回後方才竣事，而後癱坐岸旁，我微微低頭看著他，他微微地仰頭看著我，我掃瞄父親那張討土的臉龐，幾分英氣中浮現族人離鄉背井討食的辛酸。木椿圍成的那塊土，是退水後我家的新田。

當時住家的上庄，出現一個傳奇人物——歐溜寇。頭小體大，比例不成人形，聽說他出生後，其母以為是不祥之物！旋即以破布裹身，天剛露白，悄悄，跨奔田園，棄於河畔。歐溜寇靜靜地睡著，水流嘎嘎，母親驚惶跌踉而回，孰料方至門外，歐溜寇已在房內號啕大哭。這件事是否為耳食之談我未能大白，但卻是我們同儕小時候閒談的話渣。我見過他，那時歐溜寇已三十好幾，像不倒翁底盤大而穩當，慣穿一襲大大的紫衣，長髮披肩非常打眼，族人都叫他土鬼。

聽說土鬼是水神送回家的。水不是送土，就是帶土，歐溜寇就是水神送的土。我覺得他比較像瘦頭體胖的海狗，深諳水性，時常在眾目睽睽下表演在洪水濤天時涉河過岸，圍觀的人屢次見他已被惡水淹沒了，直說他死定了，幾天後他又出現在村莊，大吃會扭腰的武昌魚，說是過水時抓到的。他與父親年紀相仿，父親插樁前都會叫他到家中喝兩杯，他會滴里嘟嚕說了一大串，預言父親會討回許多土地，果真未曾相左，父親也屢屢安然遂事，溫飽全家。

好景不常，土鬼在我國一時，有一次真的被河水帶走了。土鬼一走，土也被帶走，河水竟在他死

後的第二個夏天轉了水向。

每一條河都隔著兩個世界，河神是統領，縱欲濫情，在祂的胳膊內彎與外張之間，從不公平，父親是極少數的族人，錯亂荒唐同時生活在兩個世界。

六十年初，我家河東田園如同戰敗割地，洪水鯨吞蠶食，青畝漸消，代之的是詭蕩蕩的水域，我很渴望聽到土鬼又在死亡中復活的消息。十年河東十年河西，此消彼長，對岸的地主是平地客家籍的光棍莊阿財，是一個財大氣粗的坐家虎，一張讒口喝鬼罵神的，瞧不起父親的窮酸，又對我母親百般示好，早有所圖。

河東失土了，無土不能成地。坐家虎卻是時來運轉錦上添花，良田之外頻添新田，莊阿財卻乘時提出換妻換土之議，要求我媽跟他，對岸的浮覆地就送給爸爸耕種。別人討妻，父親討土，這是個荒唐錯亂的現代版悲情，那年我的嘴角剛冒出細嫩的鬍鬚，要大大說小不小，在知與無知間矛盾無措，我把全部的希望寄託土鬼復活，終如幻影破滅。母親爲了肚皮低頭，在東岸離婚，在西岸結婚，父親從東田耕到西田。

那天我哭著，我看著母親過河，我望著父親過河，去另一個世界。

我看著母親過河，我望著父親過河，去了不同的世界。

隱忍外人的調唇弄舌，故作鎮定佯裝的若無其事，那是父親。而四十年來，每當別人問起母親，我嘴上的輕描淡寫若有似無，但內心的深處像田螺爬行水田，淡淡的尾絮溝紋，有一種漫漫的孤獨憂

傷，耿耿不滅。

這幾年，極端氣候動輒土石成流，浮覆地滿布石卵預言耕種的坎坷，洪水不計東西割石刮土，兩岸浮覆地在同一時間都不見了。接著政府規畫建路，經過舊宅，父親在沒有權狀的情況下，未獲分文補償被勒令遷移。這天地間的具象之河與生命中的抽象長河，交會出來的狂風暴浪一發難收，讓父親猛然消瘦，但仍堅持要在竹東鎮租屋居住。我知道他不想離開那塊土地，像大樹即使被砍走了，根還是穩扎扎地留在那裡，即便滄海桑田，那塊浮沉若夢之土，是人生不能位移的座標。直到今年因病一場，他才在半推半就下到城市定居。

種子懷抱著發芽的夢想，父親栽種的欲望未曾停歇。他從鄉下帶來城中數包種子，半置老甕，半置於一只粗糙木箱，放在曬衣陽台上，秋冬交錯雨落不歇，濕氣深重。某日深夜一聲悶響，父子尋聲探究，駭然看見木箱被鼓散數塊，但見豆子發出長芽瀉出箱外，我和父親相視默然。雨滴順著牆面流入缸甕，數日後夢見苗芽銳利朝我刺來，驚坐而起急趨陽台，拿起缸蓋時，一股力量往上撐起，驚悚發現豆芽鼓脹，缸甕出現數道裂痕。父親站在深夜的廚房不發一語，相較我的惶惶，他淡而沉默，好像所有的事都在他預期之中。我覺得從某一種程度來說，父親的心應該有一片土，那是詞彙中的「心地」和「心田」，這樣那樣的種子，在這般那般的情況下，鎮不住它日夜的滋長抽長。

心如土，而人之性如水焉，置之圓則圓，置之方則方，此乃古人在理之言也。父親這一生飽嘗得而復失的辛酸，討土與失土之間，正是患得與患失之始。細細碎碎的雨夜，他熄燈，捻燈，來回如廁；大雨咚咚的夜晚，他房間直通陽台的鋁門，鏘鏘匡匡，關關合合。他，在關心雨勢嗎？那憂鬱之水剎將掏空他的心土。爲了滿足他日思夜夢的栽種期望，我到魚市場向魚販討了幾只保麗龍箱，讓父親在房間外的窗台栽種少光時的蔬菜，從花市買回來的培養土，容易翻種也容易流失。父親開始向我討土，眉宇間有一種天真不識老的昂揚，浮現四十年前那張討土的臉。

我們家變得神祕了，半年來父親踽踽獨行外出頻繁，房門上鎖，每次回家黃色夾克的口袋總是鼓脹脹的。在家裡大半時間躲在房內。白天，究竟在裡面幹什麼？設若是父親貪眠，房內應該聽得到他的鼾聲；又設如他在房間來回打旋磨，當我側耳房門時多少也應該聽得到恰恰輕輕的步履。很不幸的，我一無所獲，換得的是父親與日漸增的心防，在他開門的瞬間，他的眼神會冷酷地尋我而來，我的眼睛會快速掃射他的房間。真的很不巧，好幾次我就站在他的房門外。開門，有一些不爽地互瞄著。

今早陽光燦燦，過午細雨如織。臨時要到台北出差，我決定先繞回家中攜帶雨具再行上路，車子在心路上最靠家的路口被紅燈擋下，我從一百公尺外，看到父親站在他房間外的陽台，迎向車潮晃頭晃腦。綠燈了，車潮如洪水前進，我不顧後車的不耐煩與幹譙之叭，刻意放慢車速，向父親的方向靠近，注意父親究竟在幹嘛？他，在陽台上有些不穩的碎步側走。從姿勢看來，應該是先移動左腳再

拖動右腳。

那動作好熟悉呀！我彷彿似曾相識，再繞一次。我與父親同時被停格在原來的場景，我微微地仰頭看著他，父親微微地低頭，綠燈了，車潮如流，父親又面向房子側走如蟹。我彷彿感覺到這整座城市，潮濕的空氣已氾濫成水，父親載浮載沉地賣命釘樁，我心跳不斷加速，猛然，有一種迫不及待危急感：「不要再走了！」破口而出。此舉驚動了左側二車的駕駛搖下車窗。

我把車子停在路旁，想起四十年前癱坐在岸上的父親，呆坐良久。父親不知何時不見了，我回神將車子駛進地下室，搭電梯上樓，在一樓撞見父親，他提著一袋微濕的土，我們相視未語後旋即低下了頭。台中台北來回途中，我一路焦慮不安，進入家門，父親燒煮沸水正要放下湯圓。我趁父親不注意的時候溜進他的房間，看見陽台鋪上黃泥，撒上一層糯米種。一畝田，錯亂夾雜著荒謬。一畝小小的田，那是父親安頓身心的故土家園嗎？我摩挲著嘴角上黑中冒白的鬚鬚，四十年過去了，發現自己仍然在知與無知間矛盾無措。

父親專心烹煮，我步出臥房坐在客廳沙發上，鼻孔流著涕液。我想起了：浮覆地。過河的新娘。滴里嘟嚕的歐溜寇。缸甕破裂的發響。我聽見匡匡的釘樁聲，敲動我靈魂深處的脈絡神經，傳來沉綿綿的痠攣和悸動。

鏽！廚房鍋蓋落地了。「湯圓煮熟了嗎？」我問。

我感覺自己的眼眶在發熱，滾燙著兩顆煮不熟的湯圓。

評審意見

愛似萌芽

◎愛亞

現代人很難理解農村父輩在山區河畔賭命，只爲向天爭討土地以做種菜、植瓜之事。土鬼、水中插樁定界、父母親做換妻換土的主角，作者自遙遠的回憶中蹣跚敘述，這樣的父親晚年在城區兒子家陽台鋪了土，播了糯米種，種了一畝田。

上一代的農夫在現代科技、進步之中自生自滅，已然老邁卻心中永遠有土。

作者輕抒淡寫，對父親的深重厚愛安靜地像泥土中萌發的芽，無聲地這裡那裡茁起，「農」這字的深遠意義經過那父親，讓人感動，令人低迴。